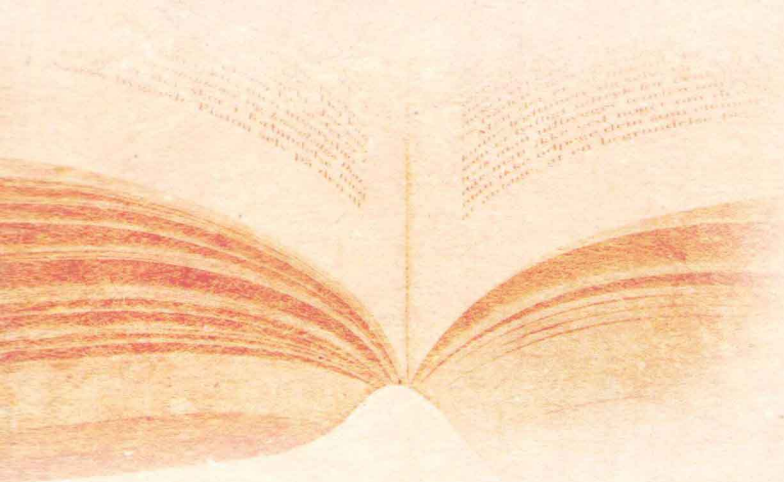




真正的政治： 回答一种美好生活方式

——法拉比政治哲学研究

马俊峰◎著

社会科学出版社



真正的政治： 回答一种美好生活方式



——法拉比政治哲学研究

马俊峰◎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真正的政治:回答一种美好生活方式:法拉比政治哲学研究/马俊峰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8
ISBN 978-7-5161-3172-5

I. ①真… II. ①马… III. ①法拉比(870~950)—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B371 ②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5484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喻 苗
责任校对 任晓晓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2.75
插 页 2
字 数 212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我去死，你们去活，谁比谁更幸福，只有神知道。

——柏拉图《申辩篇》

凡作恶而为其罪孽所包罗者，都是火狱的居民，他们将永居其中。信道而且行善者，是乐园的居民，他们将永居其中。

真主欲使谁遵循正道，就使谁的心胸为伊斯兰而敞开；真主欲使谁误入迷途，就使谁的心胸狭窄，[要他信道]，难如登天。

——《古兰经》

我们没有将菲薄的书页中的秘密全部点破，留下了一层薄薄的轻纱。在可以了解其真谛的人面前，这层薄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被撕开，但对那些无能者，它却是如此粗厚沉重，无法穿透。

——图斐利《哈义·本·叶格赞的故事》

目 录

导论	(1)
一 问题的提出	(1)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5)
三 研究目的与意义	(10)
第一章 法拉比政治哲学产生的背景	(15)
一 法拉比政治哲学产生的神学政治背景	(16)
二 法拉比政治哲学产生的理性基础	(20)
三 法拉比政治哲学产生的思想渊源	(23)
第二章 法拉比的政治哲学思想	(31)
一 何为美好的生活方式	(33)
二 走向古典政治哲学是美好生活的理论依据	(45)
三 政治哲学本体论是美好生活的坚实根基	(50)
第三章 法拉比对政治制度的思考	(57)
一 善的制度的内涵	(58)
二 德性—理性与选择—教育是美好生活实现的基础与条件	(61)
三 善的制度的统治者是美好生活的提供者	(72)
四 正义是美好生活的政治价值所在	(77)

第四章 法拉比的先知学	(82)
一 贤哲与民众	(82)
二 法拉比的幸福观	(91)
三 法拉比的先知学	(97)
第五章 法拉比政治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	(105)
一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古典政治哲学中断	(105)
二 现代政治哲学的现代性危机	(116)
三 法拉比政治哲学对施特劳斯抵制现代性危机提供的 理论依据	(124)
结语	(131)
附录	
法拉比和他的政治哲学思想	(134)
哲学的使命：探究何谓自然？何谓正义？	(142)
哲人的命运：哲学“王”、还是“完人”？	(151)
有限空间的无限言说——清真寺之现象学诠释	(162)
传统哲学的政治正义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	(169)
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的方法论	(181)
参考文献	(192)
后记	(197)

导 论

一 问题的提出

现代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复兴，再度引起人们对政治的哲学关注与思考。现代政治哲学因丧失盘诘何谓“真正的政治”，导致了现代性危机。古典政治哲学关切何谓“真正的政治”，哲学地对政治事务进行思考，回答什么是美好生活，并以政治的方式来解决这一主题，这便构成古典政治哲学重要议题。

古典政治哲学是由柏拉图政治哲学和伊斯兰—犹太政治哲学两大传统构成，主要代表人是苏格拉底—柏拉图、法拉比与迈蒙尼德。古典政治哲学统绪之列的柏拉图政治哲学，以反思苏格拉底之命运和批判政治神学而使哲学成为政治哲学。这种哲学的政治转向意味着哲人的意识是：既然哲学必须依据自然的正确性刨根问底什么是我们值得过的生活，哲学的这种自然正当的生活思考本身就是政治的，由于与哲思相关的崇高、高贵、美和适宜的观念必然与社会道德习俗、宗教意见相冲突，必须引起注意的是，哲人生活既需保护，也要辩护，那就要求哲人通过自己改变生存方式摆正哲学与社会敬拜的神及其律法的关系，^① 这就是说，古典政治哲学使我们认识到，如何很好地处理哲学与政治—神学的关系，这对于我们的生活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至此，我们必须洞察

^① 刘小枫：《施特劳斯的“路标”》，载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

到,哲学在研究自然的同时必然成为政治哲学。这将告诉我们,一旦哲学与政治—神学产生冲突时,哲学努力试图以自身的沉思活动优先性,论证和充分地显示出自身生活方式的绝对正确性,并且哲学生活方式的正当性通过政治哲学予以辩护,而政治不甘示弱地通过传统形成的政治权威,与神学结成联盟显示政治生活的积极性和美好性,正因如此,哲学与政治—神学在各自论辩正当生活之中形成张力与紧张关系。

显然,柏拉图式政治哲学是以政治—神学作为反思的主要对象,如果我们沿着这种思路继续推进,我们会发现,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政治哲学转换为政治科学,这就是说,政治对象不再是哲学批判和反思的对象,相反,是政治权力制作的一种技艺活动,这样,政治权力运作的技艺规则构成政治研究的主题,可以说,政治科学研究活动促使柏拉图式政治哲学开始式微。在西方中世纪,亚里士多德哲学与基督教神学结合,基督教世界对哲学的官方认可使得哲学屈从宗教的监管之下,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哲学服务神学,哲学所具有的批判和反思精神消退,于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哲学在基督教中世纪中断,基督教试图以哲学与神学的综合中断古典政治哲学,这种综合打断了哲学与律法带有的紧张性的原始综合,也取消了这种原始综合的内在一致性——对律法的倚重,^①从而用理性与信仰的关系取代了哲学与律法的关系,这样,古典政治哲学在西方中世纪没落。到了马基雅维利,古典政治哲学蜕变为一种政治术,这将彻底抛弃古典政治哲学,于是,这就构成了“技术时代”产生虚无主义的真正根源。

但是,在西方中世纪古典政治哲学处于没落,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哲学中断之时,这种体现生活方式的古典政治哲学却在中世纪伊斯兰世界中得到了保存。正如德国洪凯博士所言:“伊斯兰教的出现及其扩张挽救了基督教会使其免于死亡,并迫使它重整旗鼓以向那些在宗教、思想、物质方面与其敌对的势力应战。在这方面,最好的证明也许是,西方在整个使自己与伊斯兰教隔绝而不肯与其面对的期间,在文化、经济方面一直都是落后的。西方的昌盛与复兴只是当它开始在政

^① 刘小枫:《施特劳斯的“路标”》,载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

治、科学、贸易方面与阿拉伯人交往之后才开始的；欧洲的思想是随着阿拉伯的科学、文学、艺术的到来才从持续了几世纪的沉睡中醒来，而变得更丰富、完美、健康、充实的。”^①然而，在伊斯兰世界里，“哲学和哲学家逐渐就意味着是一种悬吊起来的追索和一群悬吊起来的人”，这种事实表明了哲学的地位不安稳，哲学的合法性并未得到承认。因此，伊斯兰世界存在着哲学与政治—神学的冲突与紧张关系，哲学的政治思考及哲学为了辨明自己生活的正当性，政治哲学是必然的，法拉比使用了“双重真理”和两种言说的方式。法拉比写道：“为了保护哲学，显白的教诲是需要的。它是一层铠甲，哲学必须身着这样的铠甲方可出场，就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它是一种形式，哲学正是借助这种形式才可在政治群体中显身，它是‘政治的’哲学。”^②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法拉比会将哲学置于政治框架内呈现出来，为什么法拉比最富包容性的作品是“政治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古典政治哲学在中世纪伊斯兰世界里得到继承与发展。因此，施特劳斯说，法拉比政治哲学使他看到通向被尼采与海德格尔所捣毁的苏格拉底墓园的路标。

在近代，传统政治神学转换成现代政治神学，阿奎那—马西利乌斯—马基雅维利拒绝了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以理性与信仰的冲突取代哲学与律法的冲突，政治的秩序问题最终会变成一个私人信仰问题。可是，一旦人们的生活形式脱离传统宗教的神法规约，国家必将强化统治权力，随之出现的便是私人领域（即社会）与国家的对抗，生活世界的自由诉求不过是个人的自然欲望不受国家控制的自然状态——结果是道德的自由放任和堕落，相应出现现代性的道德与政治危机。为了抵制现代性的危机，尼采与海德格尔回到了前苏格拉底，攻击形而上学，但仍基于某种信仰与形而上学的冲突，没有摆脱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划定的思想领域，因此，海德格尔的哲学成了一种“信念”，不再是对美好生

① 洪凯：《阿拉伯太阳照亮了西方》，转引自蔡德贵主编《当代伊斯兰阿拉伯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

② 列奥·施特劳斯：《迫害与写作技艺》，载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活的“盘根究底”，哲学成了“信仰”，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便是顺从诸神规定的“存在命运”，^①而哲学与现代政治神学紧张关系就趋于瓦解，哲学成为“诸神信仰”的结果，那么政治哲学也就不复存在。

施特劳斯面临现代性问题，寻找其产生的根源，从现象学主张的“回到事情本身”出发，找到了古典政治哲学断裂的起点，并认识到政治与宗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状况或“原初事实”，^②或者说是人类生活的基地，人类生活不可能不是政治—宗教性的，哲学是立足大地的，它思考何为值得过的生活，就不可能逃离或超越政治—宗教这一人类生活的“原初事实”。与此同时，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政治哲学仅仅是提出或考量具体的政治方案、意见，却不探究何为美好生活理念这一古典政治哲学的问题，并与古典政治哲学分道扬镳。施特劳斯在直接面对因现代政治哲学造成的虚无主义恶果时，他心中感到困惑，试图以追问方式直接指向问题本身，什么是政治哲学？对此问题的思考，以及对人类生活“原初事实”的洞见，促使施特劳斯着手研究中世纪伊斯兰法拉比的政治哲学，这一研究打开了他通向柏拉图政治哲学的通道。因为尼采与海德格尔的回归方式，将捣毁柏拉图和色诺芬建立的苏格拉底墓园。施特劳斯要想回到墓地，须先找到墓地，恰好法拉比是使施特劳斯找到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墓园的路标。

在以往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人们常常忽略了伊斯兰—犹太哲学传统，西方哲人回归的方式往往是回到古希腊。而施特劳斯不同于其他哲人，他以自身独特的方式进入中世纪伊斯兰世界，在解读法拉比政治哲学之时，恢复了古典政治哲学谱系之列希腊哲学中的柏拉图政治哲学，从而彰显了伊斯兰哲学，尤其是法拉比政治哲学的现代意义。

因此，笔者想通过对法拉比的政治哲学的研究，展现作为古典政治哲学统绪之列的阿拉伯—伊斯兰政治哲学的全貌，提出在当今古典政治哲学复兴中，法拉比政治哲学为古典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抵制现代性危机提供何种思想资源。

① 列奥·施特劳斯：《迫害与写作技艺》，载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

② 同上书，第84页。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法拉比及其传记被置于伊斯兰哲学或者阿拉伯哲学之中介绍。一般来说,学界仅仅介绍他的哲学思想,因为法拉比在伊斯兰哲学中占据重要位置,被称为第二导师或者哲学亚圣。根据历史学家麦西纽的说法:“法拉比是第一位穆斯林思想家,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哲学家。”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里康认为,“法拉比是穆斯林中伟大的哲学家”^①。哈塔米博士则认为,“只有法拉比可以说是第一位,甚至是唯一一位就政治进行思考的哲学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法拉比是以色列哲学的创始人之一。虽然在他之前,一些哲学命题和观点已在穆斯林之间提出来研究讨论,但法拉比是唯一放弃传统哲学提出系统全面的哲学思想的哲学家”^②。程志敏认为,“法拉比却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系统’哲学家。此前的肯迪和拉齐虽然都是靠吸收古希腊的哲学而发展出自己的哲学思想,但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他们与古希腊哲学的亲缘关系,都远远不如法拉比。法拉比的历史地位可以概括为四个字‘继往开来’,‘继往’就是‘为王圣继绝学’,‘开来’就是对后世哲人产生了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尤其为走出现代性的危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③马迪认为,法拉比在政治哲学史的重要地位,在于他重新恢复了古典传统,并在启示宗教所提供的新语境中把它变得更可理解,他在伊斯兰教哲学中的地位就相当于苏格拉底或柏拉图在希腊哲学中的地位。^④

在国内,法拉比的政治哲学思想研究成果甚少,他的哲学思想也是仅仅在阿拉伯哲学史或者伊斯兰哲学史上予以介绍。相应地,整个

① 李振中:《法拉比哲学思想简介》,《回族研究》2002年第1期。

② 穆罕默德·哈塔米:《从城邦世界到世界城市》,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

③ 程志敏:《柏拉图经学史的“残篇”》,载程志敏《宫墙之门——柏拉图政治哲学发凡》,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页。

④ 列奥·施特劳斯、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页。

伊斯兰哲学或者阿拉伯哲学研究处境也很艰难,处于个别性的介绍和译介阶段,缺乏专门的团队整体性研究。因此,阿拉伯哲学或者伊斯兰哲学仍然没有进入实质性的研究阶段,一方面,由于语言的转换问题,阻碍了一些研究者,缺少相关的资料和汉译文本,使他们很难就问题深入研究下去;另一方面,一些懂得阿拉伯文的学者,由于文化知识视野和能力有限,也就无法承担起把阿拉伯中世纪哲学家的著作翻译成汉语的责任,而阿拉伯哲学家的著作之中大量引用了古希腊的哲学家的著作,这更加大了翻译的难度;正因为这诸多原因,造成伊斯兰哲学或者阿拉伯哲学研究一直发展很缓慢。在汉语世界里,我们很难看到法拉比、阿维森纳、阿威罗伊等人的主要汉译本著作。^①

中世纪伊斯兰政治哲学或者阿拉伯政治哲学着力处理政治与神学问题。政治与神学话题的敏感性导致一些学者不再对阿拉伯哲学家的政治哲学思想投入更多精力,由于对另一种文化缺乏更深层次的理解,又怕与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冲突,于是,避免研究哲学如何面对政治与神学,如何进一步解决哲学与政治的棘手的紧张关系,致使我们无法理解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家与古希腊哲学的亲缘关系,于是,凭着对基督教中世纪的常识的认知来看待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如果我们要排除人们固有的偏见与常识,这就要求我们用更多的研究成果,即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家的哲学或者政治哲学思想成果,来证成人类发展之中哲学思想最辉煌的一面,显示阿拉伯哲学家使得古希腊的哲学得到继承,并把哲学昌盛推向顶峰这一事实。

法拉比的政治哲学思想随着古典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思想在汉语世界的兴起而引起人们关注,特别是刘小枫的《施特劳斯的“路标”》一文,在阐释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思想发展的心路历程时,指出法拉比对施特劳斯的影响,即施特劳斯的“法拉比转向”对他一生是至关重要的。“法拉比转向”使施特劳斯走向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柏拉图式政

^① 在汉语界仅有的中世纪阿拉伯法哲学家的经典文本有:法拉比的《柏拉图的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阿维森纳的《论灵魂》,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安萨里的《圣学复苏精义》(上、下),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伊本·图斐利的《哈义·本·叶格赞的故事》,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阿威罗伊的《阿威罗伊论〈王制〉》,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

治哲学使施特劳斯能够更清醒地面对现代性危机，知道如何应对和处理这种现代性危机。程志敏^①的《法拉比与柏拉图》从法拉比与柏拉图的思想渊源上阐述了他们之间的内在关系，为进一步理解法拉比的政治哲学思想奠定了基础。此著作对法拉比政治哲学思想有较深层次的研究，是一部国内研究法拉比政治哲学的重要著作。

在国外，法拉比的思想研究主要表现为：第一，法拉比思想被置于阿拉伯世界中世纪哲学家统绪之中研究，主要是法拉比的形而上学思想，偏重于存在论的讨论，如法赫里的《伊斯兰哲学史》、内顿的《超验的安拉》，从新柏拉图主义视角来解读法拉比思想。而且法赫里还在2002年出版了他的新作——《法拉比，伊斯兰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建者：生平、著作与影响》。纳贾尔1954年撰写了《法拉比的政治哲学：对伊斯兰的理性主义阐释》。艾敏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则是把法拉比置于阿拉伯文化语境中，指出法拉比是第一个以总体的观点看待哲学的伊斯兰哲学家，他为伊斯兰哲学之基础的奠定所做的贡献最大。^②哈塔米的《从城邦世界到世界城市》一书，从古希腊到现代伊斯兰世界理论与现实的危机出发，来展现了古希腊与伊斯兰世界在哲学与政治思想方面的亲缘关系，比较了基督教与伊斯兰之间对待哲学与政治的不同，导致哲学家在基督教和伊斯兰世界的处境的不同。哈塔米指出，法拉比是唯一讨论政治哲学问题，并在《道德城居民意见书》中阐述自己政治理想的人，自法拉比之后，“像伊本·西那、谢赫伊什拉格和毛拉·萨德拉这样的伟大哲学家，从未涉足政治基础和原理，他们把毕生的精力用在了逻辑、神学和某些自然科学的研究之中。而那些从事政治的人则对哲学一窍不通，或知之甚微，其结果是从事政治的人没有哲学思想，或者懂得一点哲学，那也是用来反对哲学，而在政治领域没有提出任何哲学观点。谈论政治的人只是以

① 程志敏教授在近些年发表了一些关于研究法拉比的政治哲学思想的文章，在学界引起一定反响。他的《法拉比与柏拉图》是对法拉比与古希腊政治哲学之间亲缘关系的集中研究成果，这为进一步研究法拉比思想奠定了基础。另外，他的论文：《西方思想史图景中的“新天方夜谭”》、《柏拉图经学史的“残篇”——法拉比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他的法拉比译著《柏拉图的哲学》都是研究法拉比很重要的参考资料，而法拉比的《道德城居民意见书》也正在翻译，在此，笔者对程志敏教授深表感谢。

② 艾哈迈德·艾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二），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3页。

‘政治记’和‘法学记’的形式来服务于统治阶级,巩固统治阶级的地位。”^①法学家在伊斯兰世界获得主要地位,而哲学家处于次要地位,伊斯兰世界实践是神圣的,谁要是反对国王,就被看作是离经叛道之人,不像在基督教世界反对基督教教义和信仰的人被称为离经叛道的人,因此,在伊斯兰世界,政治是封闭的,哲学、神秘主义教义学和一些其他理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这将帮助我们能够很好地理解翻译运动为什么使得阿拉伯文化出现繁荣景象。

第二,施滕施奈德、迪特雷西、马迪和纳贾尔等人在北非、中东、土耳其及英美等地图书馆发现了法拉比的手稿,并在整理、出版和研究法拉比等人的著作中,建立起了赫赫有名的“东方学”。自19世纪建立“东方学”以来,伊斯兰哲学逐渐为西方学者所重视。施滕施奈德于1869年发表了《法拉比,这位阿拉伯哲学家的生平与著作》,是研究法拉比的开山之作。学界前辈迪特雷西、德波尔、罗森塔尔和瓦尔泽等人对伊斯兰哲学和古希腊文化的关系颇见功力的研究成果《伊斯兰百科全书》,其中涉及法拉比哲学的一些主要方面。后来,德国和法国有一些研究法拉比的论文,黎巴嫩“美国技术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哈达德教授,出版过从交往理论来研究法拉比的著作,英国利兹大学勒顿教授在伊斯兰哲学的研究中大量地涉及了法拉比哲学,并出版过小册子《法拉比及其学派》。最能体现法拉比哲学重要性的则是阿龙教授的阿—英对照《法拉比的哲学辞典》,这无疑将法拉比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高潮。^②

第三,法拉比的思想被置于古典政治哲学的统绪之中研究,主要讨论法拉比与柏拉图的关系,实质上,法拉比扮演着一条通向克服现代性危机之路的中介,这被施特劳斯古典政治哲学所阐述。施特劳斯论迈蒙尼德和法拉比的文章(1936),奠定了此后法拉比研究的基础。施特劳斯后来还撰写过“法拉比笔下的柏拉图”(1945)和“法拉比如何解读柏拉图的《礼法》”(1959)。他在芝加哥大学培养了一些研究法拉比哲学的学生,其中最为出色的是当今法拉比研究大师马迪,其扛鼎之作《法拉比与伊

① 穆罕默德·哈塔米:《从城邦世界到世界城市》,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② 程志敏:《柏拉图经学史的“残篇”》,载程志敏《宫墙之门——柏拉图政治哲学发凡》,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268页。

伊斯兰政治哲学的建立》(2001)。^①另外,施特劳斯在其他一些著作,比如《迫害与写作艺术》、《自然权利与历史》、《政治哲学史》、《哲学与律法》、《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等都对法拉比的政治哲学思想有一定程度的论述。关于研究施特劳斯的著作同样也涉猎了有关法拉比的思想在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性,特别是唐格维的《施特劳斯思想传记》中专门指出,施特劳斯的“法拉比转向”问题,不仅凸显了法拉比如何在伊斯兰世界保存了柏拉图政治哲学,使得柏拉图—伊斯兰或犹太教古典政治哲学统绪没有中断而继续传承(基督教使得这种政治哲学传统中断)所做出的积极贡献,而且也展现了法拉比政治哲学对施特劳斯回到柏拉图式政治哲学所起的重要作用。基于法拉比在政治哲学史的地位,即第一个将古典政治哲学引入伊斯兰世界,也可以说,是伊斯兰世界政治哲学的开创者,这样,他就成为研究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思想不可避免而引人关注的人物,这迫使许多西方政治哲学家开始重视与研究在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家的政治哲学思想,从而使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家的思想重见光明。^②

过去,西方学者基于西方中心主义观念,他们总是把伊斯兰哲学置于宗教学背景中研究,这种研究的动机和意图就是不想承认除西方哲学之外还有哲学。哲学是人类的智慧,如果在西方世界之外还有哲学的话,那他们就得必须认真严肃地对待它,但这与他们的西方中心主义是相互冲突的,同样,这也会动摇他们的西方中心主义,动摇西方哲学的话语霸权,这是他们不能接受也不能够答应的事实,于是,西方学者总是喜欢把西方世界之外的哲学置于文化宗教语境之中研究与讨论(文化宗教专业在西方大学是边缘学科),这样就可以继续维持他们的哲学话语霸权。但历史发展总是客观地展现不同民族的哲学思想,这是不能够被任何人抹杀掉的,客观事实就是铁的见证,它正在不断地揭穿着一层层谎言,真相不断地显露出来。萨义德的《东方学》从伊斯兰文化对西方文化进行审视和批判,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和《全世界受苦的人》则从非洲文化对西方文化提出挑战,贝尔纳的《黑色的雅典娜》证成“在希腊形成的

^① 程志敏:《柏拉图经学史的“残篇”》,载程志敏《宫墙之门——柏拉图政治哲学发凡》,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266—268页。

^② 参见马俊峰《图斐利政治哲学思想》,《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1期。

几千年期间,埃及在地中海东部地区拥有伟大的文明。希腊作家们详细记述了他们从埃及宗教和文化的其他侧面得到的恩惠”。^① 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

如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多元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每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合理性也得到同样证成,不同地区的哲学思想重见光芒,它们开始得到人们同等的重视,这也显示了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人们认识水平获得了极大的提高。自由和平等的理念不仅落实在人类经济和政治发展之实践当中,也应该体现在人们的文化和精神思想方面,应该平等地对待每一个民族自身的文化哲学思想,而不是搞什么文化殖民。

在文化多元背景下,西方一些学者应该放弃固有偏见和私心,客观地面对历史发展的真相,本着科学求真的态度,面对人类遗留的哲学智慧,寻找一条通向人类美好生活之路,施特劳斯就是这样一位哲人,他排除成见,认真研读伊斯兰哲学家法拉比和犹太教迈蒙尼德的经典著作,回到柏拉图,透过柏拉图的政治哲学重新解读现代政治哲学,指出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是由实证主义主张价值中立而导致虚无主义,从古典政治哲学汲取思想资源来克服现代政治哲学的危机。从“法拉比转向”对施特劳斯的学术生涯的重要性来看,研究除西方中心主义以外的文化与哲学思想,对克服人类自身理性有限性带来的危机,矫正和修补人类文明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 研究目的与意义

现代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复兴,再度引起人们对政治的哲学关注与思考。现代政治哲学因丧失盘诘何谓“真正的政治”的问题,导致现代性危机。而古典政治哲学则是关切何谓“真正的政治”,哲学地对政治的思考,回答什么是美好的生活,并能够以政治方式予以解决,这才是古典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

古典政治哲学由柏拉图政治哲学和伊斯兰—犹太政治哲学构成。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转换为政治科学;在马基雅维利那里

① 贝尔纳:《黑色的雅典娜》,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3页。

蜕变为政治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哲学在中世纪（基督教）被中断；自卢梭以后，西方政治哲学走上了与古典政治哲学决裂的道路。现代自由主义与古典政治哲学对峙，现代自由主义把政治降格为一种工具性的活动，以政治科学为理论，以政治方案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把政治问题变成了技术问题。因而施特劳斯认为在中世纪伊斯兰—犹太哲学传统中保留了古典政治哲学。当他面对被现代性三次浪潮与后现代弄得面目全非的古希腊哲学时，只好回到伊斯兰—犹太哲学传统寻找思想的启迪。

笔者通过阅读大量资料认为：首先，只有通过对伊斯兰政治哲学代表人物法拉比的研究，才能找到切入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入口。正如施特劳斯所说，法拉比是他通向柏拉图政治哲学的通道。因此，笔者试图通过对法拉比政治哲学的研究，来展现作为古典政治哲学谱系中的阿拉伯哲学的特质，并指出在当今古典政治哲学复兴中，法拉比政治哲学对古典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推进这次复兴以及抵制现代性危机提供的种种思想资源。

其次，通过对法拉比政治哲学思想研究，展现一种不同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新文化对人类文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从而彰显文化多元存在的合理性，确认各民族在人类文化继承与发展之中存在着重要性，他们通过交融能够更好地接受与包容其他文化，正因如此，人类文明和文化被传承而没有中断，这使我们今天有机会再度鉴赏人类初期的文明程度和文化智慧。

再次，法拉比把古希腊政治哲学引入伊斯兰世界，解决伊斯兰世界面对的政治与神学问题，这在当时来说，法拉比具有世界视域，犹如今天在全球背景下讨论政治问题一样，他使用古希腊古典政治哲学视域透视伊斯兰世界的人们的生活和宗教信仰，思考如何使得伊斯兰世界的人们过上美好生活。虽然，当时政治是封闭的，讨论政治问题是敏感的，如果稍有不慎就会被认为是离经叛道之人，但法拉比深知古希腊哲人柏拉图处理政治与神学的方法，为了防止哲人受到迫害，在书写文本时熟练地应用隐秘教诲和显白教诲，这样，哲人不仅保存了自己，而且也把一些真理传播给具有哲学天赋之人；这不仅不扰乱民众，而且也维护了社会原有的政治秩序；这不仅使古典政治哲学在伊斯兰世界获得保存，而且也政治地解除了哲学在伊斯兰世界的艰难境遇，哲学理论研究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空间。

最后，法拉比政治哲学不是简单地对古希腊政治哲学的模仿。在面对